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四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四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四〇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左傳拾遺二卷

〔清〕朱元英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一

春秋義十五卷首一卷

〔清〕孫嘉淦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雍正三年刻本

.....七六

春秋集傳十卷首一卷

〔清〕李文炤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四爲堂刻李氏成書本

.....二七一

春秋左傳姓名同異考四卷

〔清〕高士奇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自刻本

.....四八三

春秋測微九卷

〔清〕朱奇齡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道光鈔本

.....五一八

春秋三傳異同考一卷

〔清〕吳陳琰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昭代叢書本

.....七〇〇

左傳拾遺二卷

〔清〕朱元英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傳拾遺

二卷》提要

序

竹坪氏評

漢以來諸儒說經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各是其師互相爭擊其於春秋尤屬聚訟然春秋之義自孔子出孔子沒而微言絕當孔子作春秋時孔門高弟如游夏不能贊一辭降自高赤已多失其本義况兩漢諸儒穿鑿經言附會時事宜其不足語也英也讀經之下玩其本文考諸三傳常有所不安矣自顧淺學鈔聞不敢以談說之見窺測聖經以為無所師承而妄為臆說又諸儒之所笑也嘗以左氏依經立傳原本附末或紀而不斷與經相發或遂論其得失雖意不盡合於孔子而其述國家興亡治亂君臣暴弱賢奸天道災祥吉凶人事得喪善敗如見其圖如示諸掌自七國以後史所載政事之根柢人倫之變局敗家亡國女子小人之情狀具於是書乎見之其亦可以觀矣顧齊桓晉文之事亂臣賊子之案與史官之大法其崇論閎議可為法戒者左氏著其什九而其自相牴牾或好事而失之誣者後之君子皆能言之英也竊取賦詩斷章之義讀其書拾其所遺者因而究

焉既不敢窺於孔子之墻亦非以摘左氏之伏蓋有
觸於胸斯筆於簡固自一人之見云爾後之覽者謂
我借左氏以涉史謹謝不敏謂我因傳而測經則我
之所不受也今年夏客濟南無事日有札記月而要
之十二公共一百一十事得文一百一十有一條爲
二卷以俟君子

康熙四十三年秋九月吳郡朱元英師晦甫書

序

二

現書有感

自從妙手洞空之者向時文苦用功誰知
不經皆桂脚箇中滋味更無窮

竹坪氏題

左傳拾遺 卷上

古批求放心齋聞

吳郡朱元英師晦甫著

元年春王周正月

康熙四十四年

孔子不以夏時冠周月姚江王氏之論可謂辨矣豫
章熊氏曰陽生於子卽爲春陰生於午卽爲秋是之
謂天統其言也確尤可守也而今之明春秋者主胡
氏胡氏曰書春行夏時也以爲此孔子之志云爾行
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孔子嘗以論爲邦於是
乎因春秋而以其志見之守其說者堅或與之博辨
左傳拾遺 卷上

而終不悟曰吾受之孔子也夫微古而受之孔子吾
乃持後儒之說斷斷然與之爭以求勝彼方以爲罪
之大者而肯聽其說哉宜其益堅也余請易其辭曰
孔子之志豈不以建寅以爲春首以序四時則協人
事便政令天人合德上下一聽無月朔月令參差錯
互之紛紛乎必曰然然則孔子將行其志當書春於
周之三月四月五月書夏於周之六月七月八月秋
冬以次移焉不應逆而書春於夏之十一月夏正月
寅也周正月子也行夏之時而加春於子月爲行夏

時乎爲用周時乎春秋紀事之書非教農之書書正月則周王之正月書春則周王之春左氏簡而明矣胡氏未之思也而世儒終身惑焉則夫胡氏之書而曰孔子之志余不敢以盡信矣且春秋尊王而首變易其大章孔子奚以治亂臣賊子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郕 隱公元年

夏四月隱居攝之四月也蒞政方新宜有德威焉以鎮於其下而費伯創非時之役不稟命而用其民費伯殆將示權於國人以建於魯故乘攝主之閒以有

左傳拾遺卷上

二

此舉也延及昭定三家以張遂使魯有大夫而無其君三家之強非費伯作之偏故甚矣隱之選軟而不能君也不能君而在此位乃俚俚然暗強臣悍族之肆行無忌於國則是啟之也語曰爲虺不撤行將爲蛇兩葉不伐將用斧柯夫我見其虺與兩葉也而束手以縱之豈獨自喪其斧柯之用固已率而授人以柄矣安在後人之能摧伐之哉是故公家之多故奸人之資也司馬氏之於曹魏桓氏之於東晉皆是物也國家無事朝廷勵精則無所容其孽而銷之常早

國家有事內爭利於父子兄弟之閒則奸人乘閒以生其翼而置之毒聖人曰知幾其神乎知之者絕惡於未萌也隱公居攝費伯城郕君子可以觀矣

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 隱公元年

國君之於弟其能恩義兼盡處之合道也難矣設母在則毋驕憐之不得納於度卽無母矣弟吾天性之親也不可繩以法漢淮南厲王殺辟陽侯於朝居處驕甚袁盎言於文帝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削其地

左傳拾遺卷上

三

弗用淮南益橫後以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乃遷之蜀輜車傳送袁盎復言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如遇霧露道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弗聽厲王行至雍死文帝爲之輟食哀哭見袁盎而悔之夫悔者人之爲善者機也用此可以開導主上陳古今而立之制永爲後世子孫式因使人主之於弟匡之以義而得盡其恩則古大臣至誠悟主引之於堯舜之道者之事也益不出此而曰此往事豈足悔又盛稱三高

世行以諛帝而解慰之且移其過於有司臣有司衛
不謹由是以談文帝不幾無過矣乎惜哉蓋之學得
之口耳雖立朝廷常引大體而未究其本末關於帝
王之理也舜封象於有鼻使吏治其國納貢稅於象
所以富貴之舜常常欲見象象源源而來所以親愛
之既保其身又無暴於民此非古帝王待弟之故事
哉蓋苟乘帝之悔說之學舜立制以垂子孫雖無及
於厲王足爲漢良法世世賴之則益前兩諫爲不虛
矣不益見益忠告之大哉惜也止於分王其三子以

左傳拾遺卷上

四

慰輜車之鬼也鄭伯克段於鄆三傳皆罪鄭伯其言
詳矣而左氏獨曰書鄭伯譏失教也夫使鄭伯封段
於京而又教之不幾於道乎余讀左氏有感於袁盎
論淮南之事故書而識之

宋穆公卒殤公卽位

隱公三年

穆公致國乎與夷左氏嘉宣公而說之以詩曰殷受
命咸宜百祿是荷信如咸宜而荷百祿也則與夷不
殤矣與夷之殤宣殤之也幸而穆公不伐不害終穆
公之世與夷無恙使穆公而爲宋太宗則與夷幾何

而不爲德昭德邦也會及逮於公子馮之乎乎夫宣
公爲君與夷爲太子父没子歸正也穆誠賢於與夷
以與夷爲君以穆爲相使佐宋國則社稷國人皆將
賴之其當時無君攝易樹之殺其後無弑君亂國之
禍乃所謂其子幸之也命之是宜而百禱之荷固在
宣公之不立弟而立子也魯隱攝而害其身宋穆攝
而害及於嗣君故有國者世及之典不可不從先王
之正也且使穆而不授國乎與夷則不義如殺焉而
授國乎與夷則不仁甚矣穆之賢也猶逐馮而致國

左傳拾遺卷上

五

乎與夷也然則宣公立與夷而相穆公馮固無自以
生觀觀之心則與夷不殤矣公羊子之責宣公非刻
論也左氏失之吳諸樊餘祭兄弟相授而亂在闔閭
宋宣穆相授而亂在馮如出一轍故國君有子立子
無子立孫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

隱

公三年

內寵匹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衛州吁之母有寵於
莊公州吁固公之愛子哉寵其母以及其子人情之

常乃溺而弗察至於好兵而弗爲禁則是莊授之刃以殺嗣君也雖然此非莊公之所能知也聖者絕於未萌明者見於始生勇者斷於將蔓莊弗友於妻而溺於所嬖嬖其母愛其子不過川愛妾嬌子之樂以自娛爾雖石碯有言且必以爲太子自定吁於何有因忽其言而益縱之凡所謂後此之禍機將來之國釁莊胷中初無是物焉嗚呼彼惡知其卒殺完而亂衛耶夫殺完而亂衛石子之所早見也寵其母愛其子則莊公之所知也世主之不禁愛子者多矣幼則

左傳拾遺卷上

六

不禁其戲弄少長則不禁其遊佚辟於宦寺則不禁交於外臣則不禁皆溺愛而失義方之教者也而其甚乃至於不禁其好兵凶器也無有於兄亦無有於父今日好之他日惟其所擬耳危哉莊也其以完代也故先王禮制之設不廢於官庭衣服有制出入有度財用有程頒賜有節公帑雖富不以資其子蓋杜其萌也夫官中之子至於好兵而弗爲禁莊烏得以有其子完烏得以有其弟哉噫嘻終風且暴龍涎笑傲衛莊公狂易之人也謹幾慎始非其所知吾以

戒後之君子

石碯教厚朝陳 隱公四年

犯顏切諫怒其君而殺其身余無取焉忠慈自喜義形於色債國事而殺其身余無取焉夫忠者盡吾心於人所不知之處而終有濟於國則石子其人矣州吁好兵進諫於君不聽而止無有煩言其子厚與州吁遊嘗禁之矣不可而止然厚不知其父之惡我也石子亦不使其子之知我惡之也此其於妻子之際可謂密哉機事不密則害成石子知之矣若乃桓公

左傳拾遺卷上

七

既立不以其身立朝鎮物而老而家居議者未有不以爲耄而避事者也是烏知石子之意乎州吁之惡也將弑其兄何有於臣厚之惡也將用州吁以弑其君富貴何有於父老而居則州吁不之忌厚不之畏不忌不畏則無疑石之心而吾得留其身以爲後圖故其後厚問定君於石子焉厚信石子而二人如陳以卽殺焉石子之智蓋有以知州吁之必爲亂其子之必啟之而乃老而退處於無用之地以伺其隙而匡於後也故石子和難於忠難於和能殺二人

以成其志不結之朝陳則不能殺之不若助二人以
壽而不信其言莫之朝陳矣霍子孟受武顧命擁昭
立宣光爲師保功名與阿衡周公等而陰妻邪謀忍
而不發自貽傾覆宗族誅夷由於私厭妻也石子心
惡其子燭其始萌滅諸旣熾不恤其私卒以忠斷賢
於霍子孟遠矣夫終始一心者不忘公忠也使右宰
醜蒞殺州吁於濊使其宰孺羊肩瀝殺厚於陳勇也
先老以藏其機給厚以乘其勢智也智深勇沉而後
乃成其忠斯所謂純臣也爾一言之犯君一事之矯

左傳拾遺卷上

八

枉何爲也哉

8 周之東遷晉鄭焉依 隱公六年

東遷失之大本也西戎之遠而晉鄭之依則未知晉
鄭之不爲西戎也平王去宣王未久也夷厲之世王
綱隕替喪亂荐加僭竄內侵徐方不靖西周嘗不振
矣然而宣王勵精內修文武之政用仲山甫召虎諸
人義征不德北逐獫狁千里之外南濟江淮復先王
境土因循猶朝諸侯東都號稱中興何其烈也所用
人非西周之人耶所用師非西師之師耶令平王遠

如文武近倣宣王任賢臣振綱紀誅罪人復父仇
農而耕黜伐豐鎬之邑足以富教而厲師也豐鎬
之人足以強以西師再興雖四方諸侯皆平有也豈
徒區區晉鄭哉而敵屢棄之以遷於東豈不以吾東
而得所依則足以避西之偏乎嗚呼此失之大者也
從古兵患之來未有避地而可弭者也避之去百里
則又來則又避之去五百里則又來則勢將復避之
若晉之建業梁之江陵宋之金陵安福必至於
窮蹙使迫而後已何以避者氣奪於寇也氣奪

左傳拾遺卷上

九

於寇則寇益進且夫倉卒而遷都則官司不暇擇制
度不遑立所從兵旅來遠地而念故鄉有父兄妻子
之憶而懷敵求免之秋撫之則驕而任狂言以威
鎮之則怒而多叛其勢不得不寬法厚賞以幸一日
之安而吾之故土敵邦之以食知吾之遷民敵生聚
之以用矣夫被兵之地未有不荒者也然三歲之荒
有十年之稔招輯而復其業則富可立待也其人亦
未有不怨者也然上有罪己之詔則下有流涕義奮
之民獎勵以作其氣則強可立致也舍此不務舉祖

宗根本之地付之素人而東遷以依晉鄭徒以避寇
夫寇之興豈必在藩籬之外哉今不務自立而計
出於依人依其弱者則不足以恃依於強者則彼挾
天子以禍福天下卒以中危平王以爲依晉鄭可以
無恐而他日有爭政之事有溫麥貶和之侯有舛王
中冓之辱鄭方時時爲寇於王室而無忌焉無他以
東遷也東遷則卑弱卑弱則諸侯易之魚脫於淵虎
離其林釋利器而示人以徒手誰則不侮我哉其初
以和依晉鄭之志而成其東遷其繼以東遷之弱而

左傳卷上

十

來晉鄭之侮故其失在東遷而已矣先王之政吾之
權也吾之有權吾之有土也吾之有土吾之居勢而
制人者也土失則勢失矣東遷之主烏得以有西周
之典乎是故國之有寇者常再振有寇而遷都者必
亡

鄭伯使宛來歸訪 隱公八年

訪鄭伯從天子祀泰山之湯沐邑也天子不必皆親
祀泰山而鄭伯命於宣王宣王中興周嘗朝諸侯東
都則有巡方封禪之志焉故鄭得賜湯沐之祔於秦

山之下則訪者鄭之守土也許田魯朝周之湯沐邑
也周之先王朝諸侯於洛師以四方來者道理均也
而公侯牧伯必有湯沐之邑以爲止息之所則許田
者魯之守土也鄭以祔求許魯以許易祔豈徒私易
土田之罪哉其薄周而無王也有不可掩者矣夫魯
必無朝周之心而後棄許使猶有朝周之心則許者
乃所以斬車馬釋行李齊宿以觀之處也必有公宮
焉必有徒舍焉今以予鄭則朝於他日不其露處而
野宿乎魯曰吾無所事孰何以許爲是故以之易祔

左傳卷上

十一

而不恤也鄭曰王室而既卑矣巡狩諸侯封泰山禪
梁父周烏能在此事哉越魯而即祔不如許田之近
也是故請於魯而以許易之嗚呼此尤足以見東遷
之敝而王之不振矣今桓王鑒平之積弱發憤自強
脩德舉政復文武之守考周公之典以巡狩勤諸侯
朝覲隆王室則彼許祔者魯與鄭理治之不暇敢各
棄之哉然鄭之無王人皆喻之魯之無王吾爲魯惜
魯禮樂之宗而同姓之望也以入祔之便廢先公之
廟而自陷於惡魯又奚以樹於東諸侯之上乎他日

王取鄆劉爲邢之田於鄆而與鄆人蘇忿生之田則
是天子諸侯並由市道矣嗟乎周道親親薄周而無
王先由魯鄭則四方躬桓蒲穀之主安在能忠敬守
法尊王哉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隱公十有一年

翬倭人也而好事可謂小人之尤哉彼其先易隱之
爲攝主也而固請以伐鄭又嘗先會齊鄭以伐宋皆
非隱命而悍然行焉是其心久無隱矣將魯是專則
一隱一桓之間有惟我左右之意爲隱者在其位宜

左傳拾遺卷上

主

正其政不得以爲吾攝也而姑息苟安以與小人共
處於國中小人在焉不有害於我必有害於嗣君將
有害於嗣君非攝國圖安社稷之道也將有害於我
我烏利之哉夫翬以爲隱安爲君矣倭隱而自貶遂
出於殺桓殺桓之辭出諸口則翬之刃必有所向桓
不受則隱受之而隱猶得謂翬有愛我之心而不忍
誅其奸乎隱於此時正其罪以誅翬而授國乎桓於
是乎歸菟裘以老沒身焉無與一事夫然後終吾之
公攝也不授國乎桓翬亦宜誅夫人未有逢其刃而

不避者也隱母乃以翬爲惡桓而愛我乎愚矣求太
宰而志於殺惟利是視何有尊親不斷於翬卒以遇
殺隱自咎之也在小仁而失大智君人之深戒哉

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桓公六年

魯東方諸侯之宗也順事魯者衆矣莒紀滕薛邾鄆
曹杞無論已卽宋衛鄭陳意亦未嘗薄魯而魯常自
菲薄以自棄於諸侯故諸侯不附而服於彊齊楚之
迭霸同姓之羸也同姓莫隆於魯魯不克振故失諸
侯於異姓而齊楚彊矣敦信明義尊尊親親魯之世

左傳拾遺卷上

主

教也彼以其力吾以其德彼以其詐吾以其仁人之
歸之如水就下於是率以朝天子尊周而攘夷以扞
衛中國安天下可爲勳者爲之勳可爲謀者爲之謀
魯之易霸十倍於齊威文之事不足稱也紀侯成齊
之請非霸魯之一機哉因我以請王命重我也我爲
之請重王也重王於齊以講齊紀之成名之大者也
春秋之世名猶可以屬天下誰敢犯名以惡諸侯者
紀而得成於齊天下之爲紀者德我矣而爲齊者勸
矣夫服天下者道二禮與兵而已矣兵者魯之所不

能也。禮者魯之故物也。其所宜能也。春秋之世。蓋有先王之遺澤焉。雖有亢侯。未嘗敢褻禮而任兵。禮莫大於邦交。邦交者。衆人之深願也。凌奪者。衆人之隱痛也。我樂諸侯之交。而重之以王命。則二國之交成。三國之交成。則衆樂之。於是諸侯將咸勸焉。彼齊烏能不釋紀以取惡於天下乎。故收紀以來。諸侯連諸侯。以陰制齊。仰天下之爲齊者。伏而不敢動矣。然則魯之霸也。恃禮有餘。無所事兵。而桓曰。不能豈其畏齊之彊歟。夫齊彊以兵。魯彊以禮。兵不足以勝。禮春

左傳拾遺

十四

秋之時務也。吾奈何棄禮而忌兵哉。禮魯之利器也。已則臂劍而不知拔。乃束手以制於人。桓可謂不善用長矣。他日周紀婚而紀不來。吾爲魯惜此機焉。

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於晉。

桓公八年

命德討罪。舉廢繼絕。天子之政也。政不出於天子。而後諸侯專以亂。諸侯專以亂。而天子復其政。則權歸於上。而諸侯靖焉。翼哀侯。光周之自立也。曲沃伯伐而獲之。獲而囚之。蓋已無王矣。旣而誘殺小子。侯不道不仁於斯爲甚。夫并翼曲沃之志也。并翼而不見

制於方伯。不見制於天子。曲沃之肆。豈有底乎。昔晉封曲沃而不討。前人之失也。桓王惡曲沃之凌翼。而爲之立哀侯。以定翼。猶有天子之柄焉。及小子侯。絃復命。虢仲立其弟緡。桓王於是尤傷之矣。雖然。立君以繼晉。天子所以恤諸侯之禮也。而罪人不討。討而不窮。治其罪以絕於天下。則天子之刑未之行也。王於此宜正告天下。以曲沃之罪。而率魯鄭宋齊諸大邦以伐之。遂絕其世。而復晉之故。則可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王不出此。次年虢仲乃以芮梁荀買伐

左傳拾遺卷上

五

曲沃而非王命也。豈惟朝廷失其政。刑且以致曲沃之益張。而無所忌焉。故曲沃卒滅翼。以自樹於晉。於是乎周不足以制之矣。然則立緡之舉。苟延翼而已矣。王之不振。諸侯且共窺之。而無所忌於大司馬之政。周之失諸侯。未必不自此始也。豈待僖王一軍之命而後替哉。若夫桓王惡之。僖王建之。桓而有知。慰可知已。顧縱之於未張之日。而失其所以制惡之道。則是我傅虎而翼之也。入市而噬人。又誰慰焉。

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

號桓公十年

號鄭周之樹屏也不可以自搖况爲臣以伐其君
詹父有辭直詹父可也讓號公可也直詹父留而
之可也讓號公爲之正其事於國人可也天玉之師
安得爲詹父出乎王可以伐號王不可以爲詹父伐
號詹父不可以伐號尤不可以玉師伐號詹父而以
玉師伐號也詹父亦非良人矣以者不以者也法不
當以而以玉師伐之號且有辭王師不可以而詹父
以玉師伐其君詹父比有罪矣王毋乃受其辭而不
左傳拾遺卷上

六

察其德以有此舉乎詹父之辭吾未之詳也然非直
而順於聽王必不怒而爲之伐其君號公必不奔而
避其臣則號公詹父之是非可不鞠而決者也抑吾
未知號公之過其無異於衛成公乎其猶異乎詹父
之直其同於元咺乎其有不同者乎卽令號公同科
於成公夫亦王刑之所不加也元咺之獄具晉文請
殺成公襄王不許且曰君臣無獄君臣而獄父子將
獄是無上下也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今使襄王而
殺成公猶正其罪於王朝也然且不可以師予人

臣涉其國而伐其君乎其不足以服諸侯歟嗚呼
周之失鄭失號皆繇於失政而師政之大者也可數
數失哉鄭號失諸侯以之無惑乎王之不綱也

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桓公十一年

祭仲非權也戰於利害之交而辟害以卽利也莊公
拔仲於封人小吏之中而寄之以百里之命六尺之
孤仲之報莊公宜何如哉且夫本立昭公者仲也狐
埋之而狐搢之何以定社稷自仲之盟於宋而立厲
公也厲公入而昭公出厲公出而昭公入而昭公弑

左傳拾遺卷上

七

而子亹立而子亹殺而子儀立乃至厲公復入於鄭
鄭然後定蓋鄭之易君者五國亂者二十有二年則
仲之爲宋立突召之也方宋之誘仲而執之曰不立
突將死仲於是惴惴焉與宋人盟而以厲公歸而立
之宋以死懼仲仲懼死而盟以爲將以免於死也死
之可免而姑以盟權之爲道於是乎用之仲於此時
與宋人盟以免其死及其歸矣毀其盟而輔昭而告
於諸侯以拒宋是我有辭而宋無辭也宋烏能毒我
哉然則盟以給宋者權也盟宋而遂去忽而立突者

非權也陽辟其害而陰利之也是故厲公立而仲相之相且專焉取忌於厲公以有雍糾之事仲苟弗利乎鄭國宜可以奔矣弗之奔而殺雍氏遂逐厲公豈所謂難進易退之臣哉彼昭公之復入也安仲而不之罪其先必有衷言者也故昭公德仲以與之共國焉則可謂親於昭矣奈何高渠彌之弑昭又立於子壘之朝而不去也智免於子壘之難而託詞於事昭之忠誰其信之仲若曰有廢君吾伏焉有立君吾仕焉而已矣不有子壘之難又安得子儀而立之也然

左傳拾遺卷上

六

則祭仲之利利在立君而已矣不然鄭何以有易君無易祭大夫耶由公羊子言之必以仲爲得古人之權乎逐昭而立厲權一矣又逐厲而納昭權二矣昭弑則不誅渠彌而從子壘權三矣子壘弑則舍厲公而又立子儀權四矣仲何權之多乎夫權反乎經以爲名者也可以一用不可以再用仲佞人也貪人也利之而已矣烏得權

祭仲二

祭仲非權然則權不可設乎曰權君子之大用也道

無權不行如之何其廢之吾之所諍者公羊子之權云爾公羊子問古者有權之一名而以與祭仲則是未知君子之權也夫權也者借名於稱物之權者也物或中千石或中五百石或四三石或不中其成數而有贏於外有縮於內今有市師焉目料而手計之其輕重多少未必得其實也屬權於衡而視之權在是數在是矣物有一定之數則權有一定之位權之移也爲其數未定而移非移數以就權也然則權者經之至者也君子以經之未察而權以出之以經之

左傳拾遺卷上

九

未中而權以達之者則有矣未有反經以爲權者也一鉢一兩之爲物物有本數之鉢兩焉則權至乎其本數而不移一是一非之爲事事有本分之是非焉則君子之權至於其本分而不過蓋濟於事而合乎道故權貴今以我之介於死生也將以生易死於是乎用權則是以生死衡權非以權衡生死矣以國之介於存亡也將以存易亡於是乎用權則是以存亡衡權非以權衡存亡矣如此則有生與存焉耳矣安所見權乎故公羊子所謂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

行權者是也所謂權而可以生易死可以存易亡者非君子之權也君子之權經而已矣公羊子有反經之見以言權則天下後世亂臣賊子孰不藉權以爲口實是術之尤者也非權也余以爲經與權爲一物惟聖人爲能盡權之用故曰權誠懸天下不可欺以輕重度誠懸天下不可欺以長短豈非經之至者乎知經然後可以權公羊子之賢祭仲忘經而取權者也權不可爲公羊子用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

桓公十七年

左傳拾遺卷上

壬

人君不畏天則戒心不生而不可遏其邪以從道故春秋日食星變必書所以助人臣之諫也古之諫者或舉民巖或本天意以進戒於君禍福將至則弭於先事其事既改則救於垂敗惟稱天以言則臣不得爲謗君而剴切聳動足以回人主之聽人臣無恃恃天爲君畏故有以作其敢言之氣而納君於善也至於日食星變付之有司之掌而以爲有常數可推測則人君弗畏之矣天且不畏而況下民乎漢儒災異之學因於春秋非漢之人自創之說也詩書以來有

之矣莫不稱天以考徵其政也惟變災異爲識緯則漢儒之失耳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日有食之是則日亦有傷之者焉或外傷之歟或內自傷歟皆不可知古人以其不可知也而以戒於人君其事在內則以內辭明之其事在外則以外辭明之雖有闇蔽之主必且深思以尋求其致此之故夫然後人臣之畧得以陳於朝廷而資其用焉何則以其不可知故足以爲警也後世算天之術益工司天之官益設其年月日時深淺皆可以預定而先告之於朝於是人主乃知日食之有常數而出於度道疾遲相掩相侵之故則日食非災矣日食非災則其象不爲人君見矣其視天與人上遼然絕不相關而又烏足畏乎故人主莫不自聖其所爲而人臣不得稱天以爲之諫雖宮中有失不得而幹旋也雖國內有賊不得而鋤決也自古之世皆以爲日與君一體其災異仍見與政相應今判而爲二遼不相關矣矧日食星隕地震山崩火災水溢螟螽或厲之屬其災足以嘵嘵相逼

左傳拾遺卷上

壬

平嗚呼甚矣哉小術之害政也司天之官不設可也桓之十七年冬十月朔日食春秋不書曰左氏以爲官失之者左氏徒見古者天子有日官以掌日之記注而不知聖人之意不在於必日也必有其日則食之期可知必有其日以求其數則食之之事可知是欲知其不可知而廢警戒人君之義也天不足以治人上矣人臣之欲諫者母乃孤而無以爲辭乎書曰可也不書日亦可也遺其小乃存其大寧其失官乎或曰虞有義和周禮有馮相氏皆司天也虞周不廢

左傳拾遺卷上

三

而後世可以廢是官乎曰古者官志其事而不言其數其常數不以詔王故人君畏天而勤民以躋於聖後之司天者大白其數之常以先告其期於朝則是廢古人君臣警戒之義也不若無其官爲大

齊人殺彭生

宣公十八年

哀哉魯之無臣也齊襄公淫而無禮賊殺邦君襄之惡極而氣餒矣齊烏足畏哉奈何徒請彭生以除諸侯之疑而不用諸侯之怒以報君讎也令襄有怙惡之情無中餒之氣豈甘於殺彭生者襄之背殺彭生

蓋亦陰畏諸侯矣使魯有臣者痛哭誓師爲桓發喪告於諸侯從我同盟奉世子討賊於齊襄公必懼懼必不敢出師以較於諸侯而執彭生以謝我魯於是焉執賊境上旅祭桓公之靈而誅齊以儆鄰之罪雖城下之盟可得也則一舉而桓之讎報魯之恥濟齊之威頓矣魯之恥也可以數世不泯而何齊之畏哉嗚呼魯之無臣也而曰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若是則殺彭生者特齊之刑耳刑出於齊則魯無刑徒以示弱於襄而國之恥益深且夫文姜殺

左傳拾遺卷上

三

襄以害桓則如姜和桓之讎也豈唯彭生以魯臣之義而之襄公可也文姜可殺也而後論刑於彭生可也一彭生惡足以懲桓哉當是時魯可謂無人矣終桓公而用事者公子翬也三事大夫則費伯臧孫施父之徒也彼皆桓之祿位與誦亡節之人遇國有難方且皇皇焉立於君定私家防他寇侵存惟恐有意外以故不能見其大者而苟且姑息以畢一日之事其有佞人未必不媚歸君以母子之不可絕惡歸君以強齊之不可犯而後乃出於彭生之請也由是